



十摇八摇义

第二十一回 报前仇倒点人油蜡 结后怨电龙访强徒

话说黑太岁李刚，听连发一说，爷三个一同回到店中。大家相见，便命他二人与电龙结为生死弟兄，连发大爷、李刚第二、电龙最小，为三爷。茂通问道：“贤弟他传授你甚么样的军刃暗器。可以令你出去报仇。”电龙答应道：“伯父呀，我已学得一口砍刀，诸般暗器全已学齐。我伯父为与我父母报仇，可称累碎三毛七孔心。”茂通说：“待我试试看。”遂将电龙的刀法和暗器二样试过，只是火候稍差一点。连茂通说：“好！电龙呀，以后在外面遇见人，要问你的时候，你就说姓电名龙，人称三手将的便是。”电龙一听，连连说好，急忙过去连伯父，上前跪倒致谢。当下连发、李刚、电龙等小弟兄三人，回了电家庄，禀见厉蓝旺。连发说：“叔父大人，我三弟电龙到我那里，有我父亲给举着，命我与李刚电龙我们结为金兰之好。”蓝旺一听，说道：“很好！很好！”连发说：“叔父哇，我父亲又与电龙贺一美号，人称三手将。再者我父亲请您与我文魁叔父，全上金家堡，住些日子再走。”厉蓝旺说：“好吧，”遂叫道：“二弟呀，你快去预备行囊褥套。”文魁答应，便去预备齐了。外边有人将马匹备好，当晚爷儿五个，一齐出了庙门。电龙说：“有人来找，你就说我外出拜客去了。”仆人答应，关好庙门。

他们爷五个上马，够奔金家堡。到了金家堡的北村头，一齐下了马，进了村子，来到连家店。连发命人接过马去，笑对厉蓝旺道：“叔父待我将我父请出来与您相见。孩儿我有一拙见。”说着手下人擦抹桌案，献上茶来。连发到后直见茂通，说道：“爹爹我遵您谕，已将我厉叔父弟兄二人请到店中。”茂通说：“好吧。”父子二人一齐到了外面柜房，厉蓝旺与文魁上前行礼，茂通用手相搀说：“二位贤弟免礼。”众人一齐落座，连发说：“厉叔父，您猜不着我将您老哥俩请到我们这里，是怎么回事。”蓝旺道：“我真不知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”连发说：“我在白棚，因为看里面的情由，他们大家没有护庄之情。您要一走，那谢秋戏就算完啦，没有人肯再为力。”厉蓝旺道：“依你之见呢。”连发说：“要依孩儿之见，我有办法。你可别看岁数小，我有护庄之意，不过我们这金家堡，离着您那里太远。依我之见，您与我二叔，请到此处，让我二叔文魁在此看守店口。你与我爹爹，咱们老爷五个，背上军刃，夜间巡查金家庄等。绕一个弯儿，有人碰见，就说您住在金家庄。那时咱们再将几个庄子里有头有脸的主儿，约出几个来，在一处会谈。您将青苗会的徽章，全托付我父，那时您再夜间出去绕弯去。过个半载，您与我二叔再走，我们也好说是你外出有事。他们大家那里知道您回厉家寨呢？以后您再常来常往，那就没有甚么啦。”厉蓝旺说：“好吧，就依你之啦。可是我有几句话，要嘱咐你们弟兄三个人，以后在外交友，千万可不准乱交那淫贼，你们也不许身带薰香，镖喂毒药。我在外访着了你们要违我命，那时我可不饶。”连发说：“厉叔父，我倒也能跟他们莲花党之人结交，不过为是讨求那白莲

花普月。得着了他们下落，那时我们弟兄三人，将他惩治以后，拿刀到您面前，叫您可了心愿。”蓝旺说：“此理很是。”连发说：“您回家纳福去了。刀法是防身之用，别的用处没有了。如今我打算借着您在这住着的机会，您冲我父亲的面子，传给孩儿我刀法，成不成呢？”厉蓝旺一闻此言，哈哈大笑说道：“好好。”当下使实行传艺，又传给李刚暗器。

过了些日子，他们爷五个命人备马，各将军刃物件通盘带齐，上马直奔电家庄。走在中途路上，遇见一辆大车，那车上有女眷。那赶车的跳下车说道：“王母，您看对面有马匹，正是大员外爷。”那王门金氏连忙下了马说道：“大员外爷在上，我金氏与您行礼啦。”厉蓝旺等连忙下了马，说道：“妹妹少礼您这是上那里去呀？”金氏说：“我们这是回金家堡，我的娘家。”电龙上前行礼。金氏说：“免礼吧。”连发问：“三弟，这是何人？”电龙说：“此乃二舅母。”他二人一听也上前行礼，连发说：“待我将你送回金家堡吧。”金氏说：“那倒不必。”茂通说：“大家上车吧，两处相离不远，不至于有错。赶车的路上倘有其他情形，你就说是上连家店的，自然无有错。”赶车的答应，他们上车向前去了。这爷五个又上马，便在王家庄一带绕了绕，这才回到电家庄家庙。书不可重叙，直将谢秋戏事，完全交与连茂通。天色已晚，命外边备马。爷五个出庙上马，便围着四大村庄兜了一个弯儿。赶奔金家堡，跟他们哥三个增长能为，把他棍法重长能为，又教给黑太岁李刚三块莲子，每个重一斤十二两。又教给小诸葛连发刀法，每天在店中是二五更的刀法。过了些日了，均已传熟。厉蓝旺便带着电文魁弟兄二人辞别

了他们，上马出了电家庄。

这一天来到严家宅，相离兖州府北门外不足二十里，东西的村子，南北为住房。当时他们二人到了东村头，厉蓝旺翻身下马，说道：“二弟呀，咱们弟兄在此打店吧。”文魁不知他有甚么用意，连忙也下马。蓝旺说：“咱们是住大店，还是住小店？”文魁说：“住凭老哥哥。”说着来到路北一家店门首，字号是二义老店，上前叫道：“店家。”当时从里面出来一个老者，年有六旬开外，面如古月，胡须皆白，身高八尺，一身毛蓝布的裤褂，白袜青鞋，腰结一个围裙，二眸子放光滴溜溜乱转，假作出来是毛腰年老的样子，能蒙外人，蒙不了本行人。出来问道：“客官住店吗？您请进来吧。”说着伸手接过马匹。便将他弟兄领到北房西头，一个单间，在西头夹道那里是座马棚。厉蓝旺一看，这所房子。全是土房土墙。当时老者将门开了，将他们让进屋中，外头把马匹拴好，把行囊褥套放到屋中，转身要走。厉蓝旺说道：“店家慢走。”文魁去把屋门关好，向店家说道：“兄长啊，您怎么会落到这里啦？我派我二弟在各处找遍了您啦，全找不着，而今想不到在此处相遇。您早已退归林下，原来在此店口啦。”这老者说：“这位客官千万不要认错了人，有同名同姓的，也有长得一样的，千万别认错了人。”厉蓝旺道：“兄长您身穿这样，只可能遮掩外人眼目，如何能蒙我呢？我在外多年，要认错了人，那就不用在外头跑啦。再说别的全不认，老哥哥您这两只眼睛我认的真，阁下姓韩，名叫韩尽忠，对不对？”那老者说：“不错，我叫韩尽忠。”厉蓝旺道：“您就不用蒙我啦，您作事的时候我亲眼看见，那你还蒙我吗？此人乃是我拜弟电文魁，全是自己

人。要有外人，我也不说，兄长您受小弟一拜吧。”韩尽忠道：“客官您贵姓？”厉兰旺道：“我住家青州府东门外，厉家寨，姓厉名叫蓝旺，混水鲢鱼的便是。”韩尽忠道：“不错，我耳闻山东有您这么一位成了名的达官。”蓝旺说：“兄长，你我弟兄，屈指一算，足有四十年开外，贪官知府邵氏门中外家，满门被仁兄丧门剑所斩，男女一个未留，引火焚化。兄长您就远走脱逃啦，直到而今已有四十年了，兄长我记错了吗？”韩尽忠忙道：“厉蓝旺啊，我从来严家宅，买这块地开此店，将你嫂嫂与你侄儿接来在此隐居，已然四十多年，无人来认。不想你还会认识于我。”蓝旺说：“是啦，兄长还是侠客义士行为，夜换紧衣，时常外出寻找贼人吗？”尽忠道：“不错，不蒙大弟说，我还不叫你承情，我每夜都上一次电家庄，常来常往。电真在世之时，我看见有条黑影直奔电家庄，后来我把人追丢了。电维环死在万佛寺，我为甚么不出头呢？这内中有原因，只因他生前对待他的族叔有不对之处，他那是报应循环。贤弟啊，论交友之情，你是第一了。”厉蓝旺说：“兄长您夸奖了。”尽忠当时命人摆酒饭，款待他弟兄二人。从此他二人就在此处住下了，每天晚上都上电家庄绕个弯。

这一天晚上，碰见茂通父子以及李刚。他们爷三个刚到东村头，看见两条黑影如飞而至。连发忙叫“二弟快随我来”，追到东村头，他连忙取出一个带胆的莲子，向人打去。厉蓝旺说：“兄长慢走，这里有了人啦。”他二人一齐站住。那连发一眼看见是厉蓝旺，急忙跑过去行礼，问道：“叔父，您不是回了家啦吗，为甚么又在这里呢？”厉蓝旺道：“我在中途遇见一位好友。来我与你们见一见，此人姓

韩名叫尽忠，人称丧门剑客便是。”连发一见，忙上前跪倒行礼，说道：“伯父老人在上，侄男有礼。”尽忠说：“快请起。”厉蓝旺说：“连发，你韩伯父乃是世外的高人。”连发说：“是是。”当时出去把他父亲及李刚叫了进来，由厉蓝旺与他们指引。大家相见礼毕，蓝旺跪倒说道：“韩仁兄啊，小弟有一事相求，请您答应才好。”韩尽忠急忙用手相搀，说道：“老弟你有话请说，何必行此大礼，有甚么话快说来。”厉蓝旺说：“大哥有所不知，小弟我如今要带着文魁回家。这几个村庄之事，请您多多受累，在明中保护这村子，多注意他们小哥三个，尤其是电龙，可不准他们有不法的行为。小弟我回到家中，暂为休养。求兄长替我多受累啦。”韩尽忠说：“如此甚好，这点小事，我还能成。就请你放心吧。”蓝旺说：“谢谢兄长。”忙起身大家一齐回到店中。连茂通便命家人预备好了酒席，大家一同落座，吃喝完毕。第二日天明，蓝旺辞别大家，离了此地，穿青州府的城门，赶奔厉家寨。

这一天来到了厉家寨，早有家人看见，上前行礼，一面回去禀报二员外厉蓝兴。蓝兴开言便带着金雄迎接出来，蓝兴先拜见兄长，然后命金雄拜见伯父。

金雄上前跪倒叩头，说道：“大伯父在上，孩儿金雄与你叩头。”蓝旺说：“我儿快快起来。”蓝兴说：“再见过你的叔父。”小孩上前又与文魁叩头。电文魁用手相搀，说道：“孩儿呀，快快请起。”大家一齐往里而来。

他弟兄回来不提，如今再说电龙。自从大伯父走后，他便在外边托人访问白莲花普月的行踪。跟许多的人打听，均不知此贼的下落。电龙在家中，每夜围着庄子巡视，防备贼

匪。这一天外边有人打门，管家忙问：“外边何人叫门？”就听外面问道：“你可是管家吗？我三弟在家没有？”电海说：“正在家中，您有事吗？”说着将门开了，一看原来是务农的赵会。赵会说：“你们员外跟我打听那普月，人称白莲花，他原来是一个陀头和尚，我看他奔西北豹雄山去啦，已然进了山口，我看见可没跟他说话。您赶紧告诉去吧，叫他快去找他，好与我义父义母报仇雪恨。”电海说：“好好。”连忙到了里面禀报电龙。电龙当时出来问道：“赵大哥，您来到我家为甚么不进来呢？我伯父义父走后只有我一个人，我这里又没有少妇长女的，您进来又有甚么呢？”赵会说：“老三，你快收拾俐落，赶紧去，留神那凶僧逃跑啦。我家中老娘病体沉重，没有工夫陪伴贤弟。你就快去吧。”电龙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倒叫兄长分心啦，也不请您进来坐了，我收拾好了就去。”赵会走后，电龙到了里面，将自己一切应用的物件收拾齐备，带好散碎银两。嘱咐电海说：“有人要问我，就说我上豹雄山去啦。”电海说：“是”。电龙从此起身，直向西北角上而去。及至到了山下，就听山上锣声响亮，撞出二百喽兵来。兵卒全是青衣靠袄，青布底衣，蓝色布煞腰，每人全拿着青檀大棍，分两旁站立。当中出来两匹马，一匹黑马、一区粉靛白龙驹，黑马上人。穿青挂翠怀抱朴刀一口，马后有一个人举着一个旗子，是青布旗子，白火沿，可是卷着啦。一看马上之人，年约五十开外。那白马上之人，穿蓝挂翠，面如银盆，精神满足二目有神，肋下配定一口雁翎单刀，马后也有一个马童，怀中抱着一杆大旗，翠蓝缎色作地，青火沿，斜尖的旗面，当中斗大一个朱字，挨着旗杆有一行小字，是写着豹雄山正北，祖居

朱家庄，在山上结拜，排行在二，姓朱名杰，外号人称银面太岁。

书中暗表：他们山上，一不劫官，二不抢民，可是要遇见那练武之人从山下经过，他们可不轻放。派出兵卒四外巡逻，要是正门正户之人，须跟他们结拜，要不是正人君子，是莲花党之人，他们是定然除治。今天有人回禀，故他们下山将路横啦。

当时朱杰跳下马来亮刃来到当场，轧刀问道：“对面这位练武的师傅，来到此地，是访山还是经过呢？”电龙说：“寨主爷，因为我看见大山是青山叠翠，绿水长流。”朱杰说：“那么阁下是来逛山景来啦。”电龙说：“我是从此经过。”朱杰说：“那么阁下配带利刃，从此经过有何事呢？”电龙说：“难道说身带兵刃还有什么不许的事吗？”朱杰说：“对啦，我这豹雄山前，不准有练武的人从此经过。我们必须比试几回。”电龙说：“且慢，你我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。刀枪无眼，倘若伤了那里，后悔已迟。”朱杰说：“有能为占了上风，无能为认母投胎，那可说不定谁成谁不成啦。”电龙一看对面之人，倒是一脸的正气，可是听他说的话，不由大怒，忙脱下大衣围在身上。当时收拾紧衬俐落，提刀上前。那马上之人，吩咐兵卒与他们列开战场。兵卒闻言，当时列成阵式。朱杰问道：“对面朋友贵姓？”电龙说：“在下家住电家庄，姓电名龙，人称三手将的便是。”说着上前就是一刀。朱杰往旁一闪，举刀相迎。两个人便交起手来，一个是高人传授，那个也是明人指教。电龙一见他刀法不弱，心中很是爱惜他，朱杰更爱他的刀法。二人打了也就有十数个回合，电龙脚下登了一块小石头，一滑可就倒下，当时来

了一个滚，不由说道：“我命休矣。”自己抱刀一合眼，竟等一死。半天刀没下来，不由翻身站起，便问道：“这位山主，您为甚么看我倒了还不上前砍我呢？是何道理？”朱杰说：“因为你我并非仇杀，不过比一比而已。又不是被我踢倒，你是登上活石头滑倒的。焉肯下手伤你呢？”说着上前又是一刀。电龙说：“谢谢您的美德。”用刀一迎，盘肘弩打出，可不打朱杰。那朱杰登出镖来，也不打他，专往弩前的后尾子上打。大家一看，这那里有胜败呢？当时那边大山主出头说合，说道：“这一位英雄，如不嫌弃我弟兄二人，情愿结为生死之交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电龙笑道：“正合弟意，请问这位大寨主贵姓高名？”此人说：“在下姓鲍，名叫鲍成，匪号人称踏山兽的便是。请到山上一叙。”电龙说声“好”，那鲍成便叫兵卒过来，把各人的暗器全给捡了起来。三个人一齐到了山上那大厅之上，两旁有小明柱，左边明柱上写着是侠义占山岗替天行道，下联是英雄住四野除暴安良，上面横批有四个字，是处正无私。

他三人到厅中落座，手下人献上茶水。鲍成站起身形说道：“这位电爷实在有缘。自古道千里有缘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待我与您倒茶。”说着过去倒茶。电龙连忙说道：“这位大山主千万不要如此，真叫我不安了，咱们大家落座讲话吧。”鲍成说：“是，但不知贤弟要何处而去？”电龙说：“我从舍下电家庄而来，要上都京访友，路过此宝山。我看此山景特好，所以我贪看山景，才与您弟兄相遇。鲍大王朱大王，我不知您二位率领兵卒下山，所为那般？”鲍成说：“我们早有立愿，派人在山口瞭望，若有那练武之人从打山下经过，必须报我弟兄二人知道，我们下山与他会

见。如果是正人君子，放他过去，若是淫贼草寇，一定除治。请问电爷，您贵门户？”电龙说：“我伯父是无极门，在二十四门是第六门，我天伦是太极门，我父是第七门。但不知二位大王贵门户呢？”鲍成说：“我艺师是少林门。”电龙问：“是左少林还是右少林？”鲍成说：“我是正少林，在散二十四门第二门。”电龙说：“鲍大王那一门呢？”鲍成说：“是中少林，门长乃是紫面昆仑。贤弟，你我门户遥遥相对，咱们彼此不是外人，如今我要与阁下求一件事，不知能否允许？”电龙忙问：“有何事故？请当面讲来。”朱杰道：“兄长，我看电达官人品武艺无一不好，既有缘相见，兄长何不说出一句话来，咱们弟兄冲北磕头，结为金兰之好，好不好呢？但不知电庄主意下如何？”鲍成说：“此言正合我意，电庄主怎样呢？”电龙急忙站起说道：“小弟到此是求之不得。”鲍成说：“好吧。”当时命人预备香案，弟兄三人冲北磕头，结为金兰之好。电龙最小，他为三爷。从此弟兄三人，重整山寨三年整，外边名誉就出啦，改为豹雄岭三义山。每天弟兄在一处练功夫。

这一天早晨，用完早功，电龙趴在桌上将一打盹，好像有人打他一掌，仿佛有人说：“好畜生电龙，你在豹雄山结交二人，养尊处优，我夫妻之仇你也不报，我那尊兄你也不见。你丧尽天良，莫非你惧怕那凶僧不成？”电龙经此一吓，当时惊醒，两眼登直。此时朱杰从外面进来，说道：“老三，你为何不换夜行衣呢？两眼发直，所为何故？”那电龙眼泪在眼圈内说道：“二哥，我跟您打听一个人。”朱杰说：“是谁呢？”电龙说：“有一僧人，乃是黄沙滩正北，万佛寺出家。”朱杰一闻此言，脸往下一沉忙问道：“但不

知你问那个僧人叫何名字？”电龙说：“此凶僧上普下月，外号白莲花的便是。”朱杰一闻此言，心中不悦，说道：“电龙你原来跟那采花贼为友，趁早下山去吧，从此以后你我划地绝交。见着他人，千万不准说与我二人结拜。”电龙说：“二哥，你先别发怒，小弟有下情奉告。只要相处对劲，我才有实情相告。”朱杰冷笑道：“你还有真情实话吗？”电龙连忙跪下，便将普月害他父母之事，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。那朱杰一闻此言，气得他怒气填胸，当时翻身栽倒，背过气啦。电龙忙过去撮叫。鲍成从后面走来，问道：“这是为何呀？快快撮叫。”说着俩个人，把他叫醒过来。朱杰说道：“大哥呀，原来老三有杀父母的冤仇，尚且未报。”说着就把那普月之事，细说了一遍。鲍成说：“呕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要早说，那不是早报了仇啦。”电龙说：“那么此贼那里去了？二位仁兄可知他的下落？”朱杰说：“不知。”鲍成说：“三弟你可以随他下山，前奔何家口，找我那老哥哥何玉。他那里四路达官特多，可以跟他们打听，那凶僧普月在那里落脚，可以找上前去。二弟你随三弟前往，愚兄我一人执掌山寨。”朱杰说：“好！那么鸣锣聚将，待我嘱咐他等。”当下传来众小头目，朱杰向他们说道：“如今我要与三寨主下山访友，大寨主坐守山寨。从此以后，若再有练武之人从山下经过，千万的别拦他啦。因为就剩我兄长一人，他又有羊角疯的根儿，难免气冲了，再犯疯病。好好看守山寨就是。”大家答应散去。朱杰说：“大哥您替想一想，我二人上哪里最好。据三弟所说，那白莲花普月，一定未在山东地面。”鲍成说：“那最好你们先上京都，到镖行去见十老，那里也能访着凶僧的下落。”朱杰说：

“是，那我二人走啦。”当时命人外面备马，他二人收拾好了，与大哥行礼，拜别下山。到了山口以外，二人说：“兄长您请回吧。”鱿成说：“你二人一路之上，千万别管闲事，就去先报仇要紧。”二人答应：“谨遵大哥之命。”飞身上马。

鱿成带兵回山不提。且说银面太岁朱杰、三手将电龙，弟兄二人从打山寨起身，是晓行夜宿，饥餐渴饮。这一天来到临安城南门以外，关厢南口。二人甩镫离鞍下了马，拉马匹来到兴顺镖行。朱杰说：“辛苦诸位。”伙计说：“您找谁呀？”朱杰说：“我们来见镖行十老。”伙计们一听，连忙往里回禀。那旁边有一个人说道：“你先回来，就这个样的去回禀，你还不知道蒋老达官的脾气。”这个伙计便问道：“达官爷您贵姓？”朱杰说：“我二人是豹雄山的，我姓朱名杰，外号人称银面太岁。”这个伙计往里回禀，说：“外面有豹雄山的二位前来拜访。”当时蒋兆雄、焦雄二人迎了出来。朱杰使命电龙拉着马，他上前跪倒行礼，说道：“二位仁兄在上，小弟这厢有礼。”蒋兆雄忙问：“贤弟从那里来呀？快快请起。”朱杰起来。此时有伙计过来，接过马匹，刷饮喂溜，便将二人让进屋中。蒋兆雄道：“二弟此来有事么？”朱杰说：“有件大事相求。”遂说：“三弟你过来，待我与你指引。”电龙忙上前行礼，口中说道：“二哥呀，十位老人家全与我伯父神前结拜。我可不敢胡论，只可分着论吧。”十老伸手将他搀起，问道：“你们有甚么事呢？”朱杰便将电真被普月师徒所害之事，细说了一遍。蒋兆雄说：“原来如此。那么还得叫电龙自己动手报仇才对，报仇没有请助拳的。再说还可以成全他的英名。”焦雄说：“三弟你

不用忙，可以在我这里住些日子。我指你二人一条明路，就可以访着那贼人下落。”朱杰说：“哪里呀？”焦雄说：“你们上济南府涟水县东门外，何家口，面见何玉。你与他可曾认识？”朱杰说：“我与他神前结拜，亲如手足。”焦雄说：“很好，你们二人到了那里，自能访着。他那里是水旱的码头，往来之人很多，容易访着。”朱杰说：“谢谢仁兄的美意。”当下他二人就在店中，住了两天。第三天，有人备马，朱杰说：“兄长，兄弟我们若将淫贼访着，不是他人对手之时，一定派人来请兄长。”焦雄说：“好吧，我弟兄竟等你的信息吧。”说完他二人拜别，出门上马，往山东济南何家口而来。在路上两个人一商量，不好半夜去到何家口，也不好去见，莫若咱们在那里住一天，第二天再说。二人商量好了，是连夜住下。

这一天来到一个大镇。到了一个包子棚前，下了马，将马拴在攏绳上，俩个人进去，有伙计过来招待，找一张桌坐下。朱杰说：“你给我们来四两酒，配四样菜来吧。”伙计说：“是啦。”朱杰说：“我跟你打听一件事，此地属那里所管？叫作何名？”伙计道：“此地叫张家镇，属济南所管，在城北。”朱杰说：“有一个人你可认得。”伙计说：“您打听谁。”朱杰说：“双枪将朱立。”伙计说：“这位庄主未在家。”朱杰说：“他几时在家，你可以向他提，我叫银面太岁朱杰，前来登庄拜访。”伙计说：“是啦吧。”二人吃喝完毕，给了钱，出来解下马来，两个人这才连夜的往下赶路。这天夜间，忽然看见前面远处起了一把火，照得天红。电龙说：“二哥您看前边可有亮子。”朱杰往前一看说道：“此火不远，大半在何家口的村里村外。”电龙说：“那么你我弟

兄，何不将马的肚带紧一紧，快去查看一下子。”朱杰说：“很好。”说完二人下了马，紧好肚带，二次上马，便催马向前跑去。到了切近一看，果然是何家口村内，村外有庄兵巡逻。他们连忙奔了前街，朱杰二人到了西村口下马，各将大衣脱下，收拾紧衬俐落，将两匹马连紧到一处。二人进村，飞身上房，直奔中街，看见火中那边有许多的老乡民，正在那里救火。您见有一年老之人，跑了出来，因为是在夜间，一时看不出是谁来。少时又追出三个人，便到南房之下，听见有一人喊叫：“何玉你抬起头，看刀！”朱杰一听，急忙揭瓦往下打，说道：“三弟快打暗器。”原来下面老哥哥何玉被贼所迫。二人这才惊走三寇，这便是电龙他二人来的倒笔。

如今已将何玉的尸身停好了，命人去迎何凯，先问道：“从京都往这里来，一共有几条大道？”何四说：“三条大道，七股小道。”朱杰说：“你去把每个店中叫来两个人。”何四说：“您叫他们何事呢？”朱杰说：“我自有用处。叫他们每股道上派两三个人，迎接他们，送宝铠的人透了脸，赶快报我知道。”何四答应，出去找人不提。这里朱杰说道：“三弟呀，你先在西间看守，是人不准到屋里去。因为老哥哥在世之时，维持最好，恐怕有人前来吊祭，哀痛过了，晕倒那里，岂不是个危险吗？”电龙说：“是，是。”朱杰说：“你们哪一个认识河南姜家屯？”有一个伙计上前答应说：“我认识。”朱杰一看他，眼泪扑簌簌往下直流，遂问道：“你姓甚么呀？”伙计说：“我姓阎，叫得禄，是外庄之人。大庄主生时，待我恩重如山。”朱杰说：“你是那里人氏呢？”得禄说：“我是兖州府西门外阎家村的人氏。我家中

有老母，与我那妻室，全是大庄主爷给钱接了来的，住在中街他老人家的房。”朱杰说：“好吧，你骑马去到那里，可千万别提家中之事。叫姜家弟兄前来，说有人金盆洗手，找不着钥匙。”阎得禄答应，这才由店中起身，前去姜家，请姜家弟兄。一路之上饥餐渴饮，晓行夜宿。这一天来到黄河北岸，翻身下马，叫过船来。那船家问道：“您上哪里去。”阎得禄说：“我从山东来，前往姜家屯。”船家说：“您上船吧。”得禄拉马上船，当时渡了过去，阎得禄取出船钱。船家说：“您上姜家屯，看望二位员外去，还是有事呢？”得禄说：“奉命前去请他弟兄二人。”船家说：“您不用给船价啦。那二位员外是常来常往。”得禄说：“你收下吧。”那船家说：“您可别跟他提此事，免得给我们拆和气。”得禄说：“是啦，我决不提，我还要给你美言几句啦。可是上姜家屯，走那股道呢？”船家说：“您就靠着怀里走，自然走到姜家屯。”得禄说：“好吧。”当时他拉马向前走去。少时来到了村中，看见有人，忙一抱拳说道：“这位仁兄请了，贵地可是姜家屯？”那人说：“不错，此地正是姜家屯。”阎得禄说：“有二位姜文龙姜文虎，在那里住？”那人闻言把脸一沉，说道：“这两个人的名字，也是你叫的吗？”阎得禄说：“这位仁兄休要见怪。我从何家口来，那里有人派我叫如此的找。”此人说：“呕，你从何家口来，那就是啦。你往东路北的广亮大门便是。”得禄说“谢谢您”，说着话往东走来。来到一个大门，上前来叫。里边有人问道：“外边何人叫门？”得禄说：“此处可是姜宅？”里头说：“正是，你找谁呢？”得禄说：“有位双枪将姜文龙，他老人家可在此处住？”里面问：“你是从哪里来的？”得禄说：“我从何

家口来。”老家人一开此言，不敢慢怠，连忙进到里面回道：“大爷现在外边有何家口的一位，前来见您。”姜文龙一听，连忙迎了出来，家人开了门。阎得禄说：“大舅爷在上，奴才与您叩头。”文龙说：“得禄你起来吧。”说着伸手取出一锭银子说：“你拿去买点点心吃吧。”得禄说：“谢谢大舅爷。”文龙说：“你有事吗？”得禄说：“我家大员外爷因为有人金盆洗手，找不着钥匙，所以打发我来。”文龙说：“那么他们入都之人，回来了没有？”得禄说：“已然回来啦。”文龙说：“你先等一下，待我进去回禀。”遂进里屋对他妈妈把事情说了一遍。他姐组何姜氏道：“娘啊，我如今且回何家口。这里要有紧要之事，您再派我兄弟去接我，没事千万别去找我。女儿那天夜内得一梦，梦见您姑爷浑身血迹，向我说道：‘我以后不管家里之事，你就好好的照管他们吧。’女儿想此事太不吉祥，因此没敢对老娘来说。”那老太太说：“是啦，姑娘你快回去吧，看一看他们。我的病不要紧的。”何姜氏说：“要不然把玉兰放到您身旁，给您解闷吧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不用，你把他带走吧。倘若有个差错，我对不起我那姑爷。”何姜氏说：“那么女儿拜别了。”说着令丫环收拾一切，他去东房嘱咐好了两个弟妇，每人给了一锭白金。老太太说：“文龙文虎，你二人去送他母女们去。那里有事，就在那里多忙些日，先不用回来了。”文龙弟兄二人点头答应。当时外面预备好了驼轿，他母女上了驼轿，文龙弟兄上马保护着往黄河岸而来。阎得禄这才上马随在背后，大家一齐起身。

到了黄河岸，文龙等下了马，他母女下了驼轿，叫过船来，一齐上了船。渡到北岸，众人以及车马，一齐上岸。姜